

2022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开笔 陈泳梅

风情敦厚 沉醉闽南

骑楼长街,红砖古厝,乡音亲切,品茶话仙。这里是华之东、闽之南,一片沉淀着历史古韵的土地,一个风土人情质朴敦厚的地方,是哺育我、抚养我长大的家乡。

骑楼长街,红砖古厝,这是闽南地区独有的建筑特色。“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燕尾脊,雕梁画栋皇宫式”——也许是对闽南古厝最贴切的概述。在闽南方言中,“厝”即房子。前埕后厝,坐北朝南,三或五开间加双护厝,红砖白石墙体和双翘燕尾脊,独具特色。如果说古厝是历史的积淀,是民族的传承,那么骑楼便是这片土地东西方建筑文化交融的印记。古厝以民居为主,而骑楼则主要用于从事商业活动。一楼经商,二楼住人,整条街上布局相似,整齐辽阔,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十里长街,烟火人间,在这里,深厚的历史底蕴、喧嚣的市井人气和浓厚的商业氛围交相辉映着。

古早风味,香飘四溢,这是对闽南美食最亲切的描述。“古早”一词,也是源自闽南话,可译为怀恋的味道。闽南地区可谓是小吃胜地。热腾腾的锅边糊、清甜爽口的豆花粉丝、鲜香浓郁的卤面,是闽南人“过早”最钟爱的美食。此外,这里的四果汤、五香条、海蛎煎、炸醋肉、烧肉粽、姜母鸭也都久负盛名,令人赞不绝口。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闽南作为一块被誉为鱼米之乡的自然宝地,不论是农业生产,抑或是捕鱼打捞,都收获了丰富的物产资源。也正是源于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勤劳智慧的闽南人民用双手,用味蕾创造了一道舌尖上的美食。

思念绵绵,乡音亲切,这是闽南游子无论身处何地,都无法割舍的家乡记忆。闽南方言被称为闽南话,是厦门、漳州、泉州等地都能听到的亲切古朴的交谈语言。在闽南的街头巷尾,无论男女老少,大多操着一口质朴的闽南话。一句“囍啊”是闽南人见面时心照不宣的打招呼口头禅,一声“水当”是长辈们对孩子们最真诚的夸赞。不仅如此,闽南语歌曲也流传中外。一首《爱拼才会赢》奋进的旋律响彻大街小巷,一首《天黑黑》穿越时间,唱出了多少童年回忆。口耳相传的闽南语歌曲,彰显着闽南人民幽默风趣、勤劳刻苦、拼搏奋斗的精神。

慢慢品茶,大活人生,这是对闽南地区安逸缓慢的生活节奏最真实的写照。“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在闽南地区,茶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人们常说,“事无大小,先来呷茶。”在闽南人看来,喝茶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幸福,是一种乐趣。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走亲访友,闽南人家中都会常备茶具和茶叶。客人进门,烧火沏杯,添换茶叶,泡茶品茗,这是闽南人的待客之道。闽南人还喜欢三五朋友聚在一起,边品茶边谈天说地,大活人生,生活节奏安逸且缓慢。傍晚清凉的晚风吹动着细长的柳条,吹起了茶水的涟漪,吹过了这片质朴的土地,也吹拂着人们善良仁爱的心。

山水钟灵,人文荟萃,闽南这片土地,或许没有黄土高原的大气磅礴,没有烟雨江南的柔情曼妙,可它却以敦厚质朴的乡音民俗、雄伟瞩目的建筑特色、美味可口的古早小吃吸引着我、感化着我,令我心生依恋,令我沉醉不已,令我无限向往,令我魂牵梦萦。我热爱闽南这片土地,热爱我的家乡!

(作者附言:作为土生土长的闽南人,《厦门日报》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执笔写下此文,叙述闽南风土人情,希望能够传递情怀与力量、热爱与思念。)

再回首 跃强

黄泥路忆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家白交祠村里还没铺设水泥路,只有一条黄泥路连接着村里村外。

黄泥路是孩童去往村口小学必经之路,路上的四季、晴雨不同,所遇所见也各有韵致。春日云雾迷茫,老农早牵着耕牛准备下地,牛儿踏出了一路蹄印,一直连到山下的梯田;夏日午后的雷阵雨来势汹汹,豆大的雨珠激扬起尘土,大家都没有带伞,索性就手凉凉鞋,卷起裤管,把书包紧紧抱在胸前,一路顶着大雨,呼喊着奔向学堂;秋月的村路弥漫着茶香,有的小伙伴包里还带着刚从土灶里刨出来的烤地瓜,迫不及待赶去和同学们分享,黄泥路上跳跃着轻快的脚步声;霜寒渐冷,路旁人家屋檐下垂挂着冰凌,菜地中芥菜虽覆寒霜,仍绿意盎然,我们小心翼翼走在路上,唯恐后来人看到自己滑倒在路上。

凹凸不平的黄泥路,到了下雨天,泥泞难走,常有摩托车打滑摔倒,或抛锚在泥坑中动弹不得。偶尔漳泉两地借路经过的货车,也会深陷泥潭中无法自拔,任由司机踩尽油门,后轮还是在原地打滑,丝毫不能进退半步。

路旁屋舍里的村人,会邀司机进屋喝杯热茶,雨停后再从长计议。雨停后,大家卷起裤管围聚在车旁。先是凡人拿着锄头清走坑洞旁的淤泥,又在坡面上放上干草,压上些许碎石块。几个青壮年分站货车两侧,侧向弓身,手握车栏,助司机一臂之力。车前一人发号令后,司机尝试踩油门,车轮还是会打滑,这时车前“总指挥”邀着两侧的人一同使力,大家喊着“一二”,刚到第三声,车子终于脱坑而出。司机赶紧下车道谢不迭,而帮忙的人群冲刷完脚上的黄泥,又各自制茶去了。

早年的村路上,能见到的机动车多是手扶拖拉机。冬日天寒,柴油机不易发动,看拖拉机启动成了村民茶余饭后的趣事,围观者甚多。老司机摆开架势,摇动柴油机曲轴,逐渐加快速度,但见司机侧耳听着,好似等候冲刺的号令。突然,司机左手迅速放松减压手柄,右手继续加速摇动,伴着“突突突”冒出的黑烟,拖拉机总算开出黄泥路,顺着蜿蜒山路下山去了。

而今,黄泥路变成了水泥路。每次驾车返乡,行驶在宽阔平坦的水泥路上,回味起往昔黄泥路上的那些趣事,总会会心一笑。

老照片 燕子

“赤脚医生”养成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缺医少药,村民看病吃药打针都非常困难。1974年,政府选拔有文化知识的村民,统一培训后当“赤脚医生”——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为乡亲们行医的业余医生,以缓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

母亲原本读书极好,无奈家庭经济窘迫,读到小学三年级时连1.5元的学费都交不起,不得不含泪离开学校。得知消息后,好学上进的母亲立刻报名,决心学好西医,成为村民的“赤脚医生”。

培训班由户县医院一名经验丰富的大夫负责培训,她先教大家病理药理基础知识,再到认识人体骨骼肌肉经络,然后是中药西药处方。西药名一般为化学名译,拗口冗长的“复方氨基酸注射液”、艰深晦涩的“醋酸氢化可的松”一下将母亲绕得晕头转向。培训班学员来自四乡八镇,年龄有大有小,文化程度有高有低,但多少都学过

一点化学知识,只有母亲根本连碳、氧、氢都分不清。一节课跟不上,下一节课更如坠云雾里,到第三课时完全听不懂。

母亲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懊恼挫败绝望一齐涌上心头,忍不住眼泪长流。一个男同学热心过来询问,母亲悲叹:“我读书少,根本听不懂药理,弄不清成分,连名字都记不住,这可怎么学啊?村里人巴望我能回去看个简单的头疼脑热,可我真没用……”

那个男青年是高中毕业生,他安慰母亲:“别着急,西药名是有点长但也有规律,我下课后教你,慢慢就能补上。”

从此,母亲成了班上最勤奋用功的学生,男生教她最基本的消化解热镇痛消炎药入手:“这些是最常见的病症,我们先要知道什么药治什么病。”

母亲认真地做笔记,在药名后写上对应的病症、剂量。然后睡

前一遍遍背诵,第一天记住一条,第二天默记5条,第三天背过8条。就这样,她硬是花最多的时间,下苦功夫,用最笨的办法,将药名一条一条熟记于心。

之后的肌肉静脉注射等技能练习,母亲很快就掌握得得心应手。再跟着大夫实习一段时间后,三个月的培训便结束了。大家依依不舍相约留影,于是,便有了这张户县医院师生留念(第二排左四为母亲)。

母亲回村后兢兢业业履行“赤脚医生”的职责,有求必应地背着药箱上门查看病情,谨慎小心地为村民们开药打针。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乡镇卫生院的不断建设,村民求医问药不再困难,妈妈这批“赤脚医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几十年过去了,国家没有忘记他们这些赤脚医生,每月拨发100元,以感谢他们曾经无怨无悔的付出。

相思树 郭桂茂

追忆先父和“同年爷”

我的人生中,尚未见生死之交,但是,却亲眼见到过感情深厚、坚固如金的深挚友情,那就是先父及“同年爷”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深情厚谊。

以前的客家人,遇到跟自己同年出生而又志趣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往往喜欢结为“同年”。这样的“同年”,很多都亲如兄弟。既然情同手足,他们各自的孩子,也都彼此视如己出,客家人叫父亲为“爷”,因此,我叫父亲的同年为“同年爷”。

父亲和同年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相识相知了。那时,同年爷是一名教师,而我父亲只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因此,结为“同年”的时候,父亲开玩笑:“同年,你是舅,我是翁,恐不般般哟!”同年爷哈哈一笑,说:“有情饮水胜饮酒,老同莫客气啦!”

两个耿直、善良、意气相投的人,从此成为挚友、至亲,开始了几十年的深厚友谊和宝贵亲情。他俩的感情深厚到什么地步呢?以前比较重男轻女,我父亲结婚后,连续生了两

个女儿,而我的同年爷却接连生下两个儿子。在我妈怀上第三胎,也就是我的时候,同年爷不无焦虑地对他老婆说:“老婆,如果同年第三胎还是生女儿的话,我们得把老大或者老二过继给他做儿子啊!”他的老婆,也就是我的同年娘,坚定地点了点头。

客家有句俗语,“瓜花绑酒情难舍”,有情有义的人聚在一起,就算家贫如洗,只能炒南瓜花配酒,也能兴高采烈喝个痛快,最后还是依依不舍、不忍分别。我的父亲和同年爷两人相聚,总是喝不完的酒、聊不完的话!

那时,通信不方便。逢年过节,互相走动的亲戚常在半路相逢。此时,父亲和同年爷就会极力把对方往自己家的方向拉,实在拉不动,两人就猜拳定输赢,输了的人乖乖地到对方家做客。

但是,有一个节日,必须是我们去同年爷家过的,那就是每年的“二月二”。那是同年爷那个“多宝”村独一无二、每年的这一天,十里

八乡都汇集到这个村过节。我同年爷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很多,每年都是高朋满座。而我同年爷总是拉着我父亲一起,坐在最好的位置,开怀畅饮。

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在我十五岁那年突然辞世。同年爷悲痛万分,携妻带子来我家吊唁。他在我父亲的灵前差点哭晕了……

父亲走后,同年爷一如既往地对我们姐弟几个视如己出,跟以往一样爱护、教导、帮助我们。二舅挖地基建房子的时候,他给我们请来了挖掘机,忙前忙后;我成年后,他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就像张罗自己儿子的亲事……

去年冬天,年近八旬的同年爷,因病医治无效,驾鹤归西。猝闻噩耗,远在厦门的我,忍不住泪如雨下,连夜请假,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了家乡,送同年爷最后一程。从此,再也没有父亲和他的那个情比金坚的挚友了!从此,再也没有这么真挚、真诚、珍贵的友情、亲情、感情了!

尘世 苗存

每日食堂见

道他有那么点文艺范。

2006年年底,我借调政治机关帮工,加班加点,没日没夜,他在基层摸爬滚打,积累带兵经验,两年后顺利当上连长,是我们同批排长中最早当上连长主管的。我在政治机关任职四年后,调整到老营队任副营,跟他又在一个营。两年后他调任后勤机关股长,再三年,我调任司令部门副职,虽不在同一个部门,但与他办公室相邻,他总会来我办公室坐坐。

2017年年底我转业海沧,一年后他也选择了海沧,虽不在同一个部门,但在同一个饭堂吃饭,每天中午都能遇到。一次偶然说起业余写作投稿,他很感兴趣,我把自己两年间的写作投稿心得倾囊相授。

没想到,短短一年,他在《厦门日报》“城市副刊”发文十余篇,顺利晋升为市作协会员,成长进步之快,令人侧目。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也庆幸自己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也许是同一个部队转业、工作性

质相近、志趣爱好相投,加上原本就比较了解,共同话题越来越多,每天都会相约一起到饭堂,打好饭后端到同一桌上,工作上的困扰,生活中的趣事,单位的人和事,老部队的人和事,写作投稿的心得……饭后围着单位办公大楼,绕上一大圈,继续刚才的话题,不知不觉,20分钟过去,4000米步走完,各自回单位午休。

我总在想,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管是富足或贫穷,达官显贵抑或平民白丁,都需要有共同语言、愿意跟你说话、懂你的朋友。不管什么时候,取得了进步、有了好心情、遭受了挫折、受了些委屈……总会想找人说一说,分享快要溢出的喜悦,倒倒难以承受的苦涩。哪怕是偶尔吐槽一下看不惯的人和事,也能感受到那种与挚友在一起的放松与安全感。这大概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四个层次——尊重的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他人的接纳、尊重、需要和认可。

“青春集美 奋斗有我”
征文获奖名单集美区委宣传部
共青团集美区委
厦门日报社

一等奖

《比翼双飞在集美》 兰舟
《青春斗降序》 莱头

二等奖

《有爱的灵魂终会相遇》 李胜春
《青春的脚步印在汀江之畔》 林红晖
《与青春集美铿锵前行》 帅浩
《我为你奋斗,你给我幸福》 范斗

三等奖

《我在新城体验馆任讲解员》 亦言
《他的忙碌是奋斗者的缩影》 阿好
《嘉庚精神激励我奋斗不止》 洪琦
《爱出者爱返》 毛春燕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季飞
《这里宜居宜业宜商宜游》 李国良

优秀奖

《研学集美正当时》 科武
《梦想在集美绽放》 薇莎
《把青春写入集美篇章》 朱苏娟
《嘉庚故里蕴藏巨大创作能量》 黄集群
《吾心安处在集美》 朱晓莉
《“集美”二字,越品越有味》 林森泉
《在这里,她圆了创业梦》 邱纯纯
《我在灌南小学成长成熟》 何小兰
《退而不休,“90后”也青春》 遥想

老家 方青兰

夏夜火焰虫

夏天已经悄悄过去,但当我读到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仍情不自禁想起童年夏夜的萤火虫。

我是闽西客家人,萤火虫在我们武平老家叫“火焰虫”,夏夜堪称火焰虫的天下。稻子收割了,大人们摇着蒲扇坐在溪边的晒谷坪上纳凉,伴着潺潺溪水聊天。偶尔看到夜幕间闪过的光影,邻家大婶随口说着客家农谚:“东闪(yān)西闪,冇水洗衫(意指会干旱);南闪北闪,盆满钵满(意指会一直下雨)。”与其说大人是在纳凉,不如说是在分享丰收的喜悦,大家盘算着哪天带孩子到县城转转,买些新书回来,或是置办电器家具……

看着萤火虫一闪一闪打着灯笼在夏夜的星空下飞舞,在旁嬉戏的我们不停追逐着,好不容易捉住了,装进玻璃瓶里,带回家放入蚊帐里,伴着火焰虫的微光进入梦乡。

白天我常跟奶奶去菜园,也能见到火焰虫的身影。火焰虫喜欢贴在黄瓜叶或芝麻叶上。我小心翼翼地用墨水瓶口对着火焰虫,再轻轻一掬,火焰虫就掉入瓶里了。

1984年我初中毕业后就去长汀师范上学了。武平离长汀一百七十多公里,在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一个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孩子来说,那是多么遥远的距离啊!两县城对开的班车,一天才一趟,汽车翻山越岭,晃悠悠五六小时才能到达。读到李白的《咏萤火》,“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勾起了我浓烈的乡愁。夏夜,我常站在教室外,两眼望着星空,怀想童年的萤火虫,想念它在夏夜星空下闪闪烁烁、翩然起舞的画面。

再后来,我读了法布尔的《昆虫记》,《萤火虫》这章让我大跌眼镜——“萤火虫看上去既小又弱,像是与别人无害,它却是最小的食肉动物,是猎取野味的猎手,而且捕猎时相当狠毒。它的猎物通常是蜗牛……”读了这些文字,让我对浪漫灵巧的“小可爱”徒生了些许恐惧与纳闷。

如今,我已过知天命之年,知晓一切顺应自然,天不语而四时行,地不语而万物生。多希望能再见到童年的火焰虫!

三言两语 培瑜

花见花开

铁路公园的起点,有一大片燃得十分艳红的三角梅。它们簇簇拥拥地攀爬到围墙上,远远望去,亮眼的玫红,宛若一群热情又奔放的孩童。盛夏傍晚,柔暖的夕阳,轻洒在三角梅上,分不清是夕阳染红了它们,还是它们照射着夕阳。微风拂过,摇曳起来,优雅的身姿着实让人着迷。

沿着铁轨前行,两旁尽是三角梅,白的、玫红的、黄的、紫的……抬眼一看,铁轨旁边的高墙上,爬满了一整面的三角梅,这面墙背着阳光,原本不是植物生长的好地方,可此处的三角梅却丝毫不比阳光下的花儿逊色。有了三角梅的陪伴,原本寂寥的墙瞬间灿烂了许多。

走过斑驳的铁轨,穿过幽静的隧道,眼前又有一大片三角梅等着呢。它们挨挨挤挤地披挂在隧道半弯的洞口上,为沧桑的隧道增添了几分生趣。长长的铁路公园,延伸到宽阔的大海,沿途都是三角梅,热情蓬勃,光看是不够的,我想把它们都收在心里,裱起来。

在厦门,大街小巷,抬眼是你,低头是你,顽强蓬勃如你,妖娆美丽亦是你。来厦门的朋友,离开厦门的游子,只要想起三角梅,眼里都熠熠生辉吧!